

龍膽魚宴

公元 1432 年 8 月 26 日,秋日的清晨,歲值暮年的明朝太監鄭和立船頭,眺望霧靄茫茫的大海,心潮波浪般起伏。從 1405 年至今二十多年,奉永樂皇帝詔出使西洋,足跡遍及佔城、爪哇、蘇門答臘、古里、錫蘭等數十個國家,歷盡艱險,不辱使命,怎奈此番第七次遠航,水路迢迢,卻不料海翻巨浪,颱風驟起,大船劇晃,不得轉舵停靠在海島東岸譚門碼頭。

鄭和每次下西洋,出航前經過檢修船帆、儲備淡水和食物、清點金銀財寶,配給武器裝備等,即使停靠海岸落腳補給或躲避風暴也從不擾民,他命船隊官兵不得下船去。臨近中午,鄭和忽有人來請,說地方官僚聚集恭迎,商議朝拜海神之事。出海前拜祭海神,這是海島漁民的風俗,鄭和每次在江蘇劉家港啓程,也都要舉行朝拜海神的儀式,祈禱平安。此番海涌惡浪,莫非與祭海相關,於是命船隊候命,他和貼身隨從輕裝下船去。

席設譚門鎮海戀樓,地方官僚率眾迎接,寒



喧入座。鄭和因長期在海上漂泊,潮氣濃重,喝酒能祛風濕,久而久之,他的酒量大增。酒過三巡,菜上五味,宴會漸進高潮。卻見小二端上來一只盤子,內有一條纖長魚兒,形如匕首,約一斤左右樣子,墨黛如寶玉。地方官起立介紹:“鄭公公,此是清蒸龍膽石斑魚,請品嚐。”鄭和生長於長江入海處,彼地人宴請客人一般都挑大的端上桌,沒想南島地方官竟然不識抬舉,競挑小魚上桌,豈不失敬?貼身隨從臉露不悅,鄭和卻用筷子撥動魚兒,只挾了一丁點兒放入口中,接着又挾了一點往嘴里送。地方官緊張地看着鄭和,不敢動筷,見鄭和面無表情,私下未免後悔,莫非真的怠慢鄭公公?

鄭和勤勤動筷,狼吞虎嚥,一條一斤左右的龍膽石斑僅剩骨刺,臉上終於露出難掩喜色。地方官見此神情,長舒了一口氣。鄭和指着空盤子道:“這道魚菜還有么?”地方官滿臉堆笑:“有的有的,小二,快上清蒸龍膽石斑!”鄭和道:“此魚肉如凝脂,香嫩無比,實乃南島第一鮮肴也!咱家居在長江內河,就是品嚐過此等美味?”地方官回道:“回稟公公,此龍膽石斑魚,八月秋汛才從遠海捕得,且不易逢見,鄭公公真乃福氣之人。”

鄭和哈哈笑道:“咱家雖說遇颱風,不能順航揚帆,卻能在南島品得佳肴,真乃趕得巧,真口福了!未知店家存貨如何?可否讓我船隊嘗試如何?”地方官回道:“颱風瀕臨,人命關天,船隊官兵候在船上恐有不妥,然怎奈鄭公公治軍嚴謹,不敢造次讓船隊下船,品嚐龍膽石斑宴候後備妥。”鄭和愣道:“此語怎講?”地方官稟道:“此方船家遠海捕撈,常年出沒颶風眼地帶,捕得龍膽石斑魚,只待颶風過去三五便可滿載而歸。”鄭和大喜:“好,傳令船隊下船,專候享用南島佳肴!”

五天後颶風過去,雨後天晴,鄭和惦記着龍膽石斑美味,停留期間,鄭和頗多思量,自己受永樂皇帝之命出使西洋,通番固然重要,但也耗資巨大。每次遠航,隨船財寶不計其數,無不散盡,儘管換回一些香料、染料、寶石、奇珍異獸等物,終究好比丟了西瓜撿了芝麻,想此南島偏僻之地,百姓遠海捕撈為業,自足自富。咱家身為通番正使,理應為皇上分憂,也有權處置隨船財物,與其對番人慷慨大方,何不拿出皇家財物,救濟南島臣民,也為皇上贏得民心啊!

半月過去,船家番隊果然滿載而歸,地方官員連日宴請鄭和等人,每餐必上龍膽石斑魚,有清蒸、紅燒、煮湯等,美其名曰“龍膽魚宴”。鄭和直呼口福,百餐不膩,朝廷船隊遲遲沒有啓程。其實不是鄭和忘了出使西洋之重任,而是他深知自己年歲已高,還能有幾次停留南島譚門碼頭?船隊一去經年,海風鹹味相伴,再難吃到海島美味,所以他故意多留些時日。在鄭和率朝廷船隊離去之日,他在譚門留下鄭姓三十壯年兵丁及三十箱珠銀圓寶。

鄭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正值他的本命之年,為了闢邪和祈福,他依民間風俗在腰間束了一條紅綢帶,可是,紅綢帶並沒有保佑他平安歸來。1433年4月初,他在船隊返航途中,偶感風寒,茶飯不進,幾日來形如枯槁,惟口中喃喃念叨着“龍膽石斑魚”,沒幾天,他就憾然病死于印尼古里,時年 62 歲。

船隊由太監王景弘率領返航,途經暫停南島譚門港。地方官和鎮上百姓聞知鄭公公去世,痛慟前來船隊吊唁。譚門港雖只是鄭和下西洋船隊的遭遇颶風逗留半月的港口,但譚門



讀史鉤沉(三題)

符浩勇

鎮百姓受鄭公恩惠,念念不忘。他們知道鄭和酷愛龍膽石斑魚,紛紛結隊涉海過洋捕撈,沿循鄭公海上絲綢之路,踏浪遍及石塘(西沙)長堤(南沙)。

每年八月龍膽石斑魚才最是鮮美,但每年秋季三個月份譚門都有船隊在長堤(南沙)礁岩海域捕撈龍膽石斑魚。從此,被鄭和譽為“南岸第一鮮”的龍膽魚宴,廣為遠揚。

測字之誤

時值秋天,東華門附近那個擺了三天的測字算命的攤子,生意格外紅火,都在說,測字先生神機妙算,說得挺準,而且也不像一般的江湖術士,靠嚇唬胡扯來多要錢,有什麼說什麼,一個人 10 文錢,有高興的信服的多給也不推辭。

天色漸漸暗下來的時光,風也漸涼。三個人緩步走了過來,為首的是一個中年人,穿着藍綢夾袍,面容清瘦,神色陰沉,身旁一左一右跟着兩個人,都是身高體壯,警惕地看着周圍。

看見前面圍着一群人,中年人一愣,往跟前走了三步,看見了攤子上豎着的招牌,忍不住擠到一旁,聽測字先生給別人說道。測字先生五



十來歲,鬍鬚花白,神態從容,話雖不多,但往往一句話就能讓人明白信服。

四五個人測完後,城門快關了,人們相繼散去準備出城了。測字先生也開始收拾東西,中年人走上前:“先生且慢,可否為我測個字?”

測字先生抬頭看了看,停下來說:“來的都是客,有何不可,請問先生要問什麼?”

中年人想了想:“你先說說我最近有什麼煩心吧。”測字先生點點頭:“請先生賜字。”

中年人隨手在紙上寫了一個“正”字,剛勁有力,墨透紙背。測字先生道:“先生一手好字!”然後仔細端詳片刻,“正字乃天地浩然之氣而成,但先生此字筆鋒鋒芒太硬,顯然是心中有氣不平。正字與王字相似,但中間不同,有主人心亂之意,或許也是先生此時心境,莫非有難以委決的心事。正字可拆為一和止,可作一次為止之解,因此不管是什麼事,先生務必要快刀斬亂麻,當斷不斷,反受其亂啊。”

中年人臉色微變:“先生高明,你能說說我煩心什麼事嗎?”測字先生點點頭:“每個字承載有限,所謂天機難測。既然如此,請先生再賜一字。”

中年人想了想,寫了個“找”字。測字先生看了片刻:“此字為手提兵戈之象,若非戰事,即為行兇,莫非先生或先生親人有遭遇行刺之事?”

中年人面色沉重:“那可有兇險?”測字先生說:“既然遇刺,自然有險,不過此字殘了一筆,因此可解為不得手,應該並無大礙。”

中年人沉默片刻:“先生,還能看出別的來嗎?”測字先生為難地說:“這個??如果還想看,請再賜一字。”中年人提筆後猶豫不決,左邊的隨從小心地說:“老爺,時候不早了,要不明天再問吧。”中年人搖搖頭,隨手又寫個“四”字。

測字先生點點頭:“隨心之字最能透出天機。”他看了看,為難地說:“四字乃閃兒之象,莫非先生兒郎有牢獄之災?”

中年人急問:“還能放出來嗎?”測字先生猶豫說:“有些話我不便得罪,天色不早,我趕着要出城了。”中年人阻止,說:“有話直說,我決不因此怪你。”說完他揮揮手,另一個隨從會意地把一錠 10 兩重的銀元寶放在桌上。

測字先生深吸一口氣:“既如此,得罪了。四字乃西字之形,先生的兒郎此時被囚,離西去不遠了。若在下不幸言中,還請先生鑒諒。”中年人冷冷地說:“如果將他救出來,又會如何?”測字先生說:“天意歸天意,人力歸人力,但以人力逆天意,結局或許更多難料。”中年人又揮筆寫下一個“捉”字,測字先生良久才鼓足勇氣說:“恕我直言,捉字乃手足之象,但手殘缺一筆,為手足相殘之象。看來先生不止一個兒郎吧。城門快關了,我可以不收先生的錢,恕在下得罪了。”

中年人揮手攔住,咬咬牙:“我另寫一字,你再看看!”他的口氣陰冷,已經帶着霸道的語氣。他沉吟很久,終於慎重地寫下了一個“合”字,運筆之間十分用心,他自己端詳了一會,終於遞給了測字先生。

測字先生顫抖着說:“這個合字得天地祥和之氣,本來是最平和無爭之字,但先生下筆刻意求穩,整個字反而不成一體,離心丟肺,成了一人一口之形,將來眾口難調,紛爭必然數不勝數。而且合字為台形但不成台,若眾口難調,拆台之事難免,亂局定矣。”

中年人沒有說話,手里的筆無力地掉在桌上。測字先生匆匆收拾了攤子,也不敢拿那錠銀元寶,低頭作揖轉身,中年人揮揮手,隨從拿起銀子塞進測字先生的口袋里,測字先生頭也不回,急匆匆地走了。他是最後一個在城門關前出城的人。

當夜,烏雲越來越厚,連星光都透不過來。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,一盞宮燈飄出一個孤獨的小院,門前站了四個侍衛。門開了,宮燈引着中年人走了出來。

中年人就是當朝雍正皇帝,他剛剛用御酒賜死了他的三兒子弘時,他深眸里還凝着潮濕的亮光。

與此同刻,一場豐盛的酒宴正在四皇子弘歷的寶親王府開始,座上賓正是在東華門擺攤的測字先生。

弘歷端起酒杯,招呼說:“先生快坐下,陪我喝兩杯!”測字先生端起酒杯一飲而盡,卻見弘歷將酒杯放下了,他頓時明白了什麼,身體一搖晃就緩緩地倒下了。

史繆始末

翰林院門前的雪已累積成一張厚厚的棉襖,天還未亮,紀大學士紀曉嵐便來到院裡。昨天高公公已通傳過,今日早朝後聖上要詢問《二十四史》修訂事宜。此修時翰林院大堂內燈火通亮,修編史書的編撰官把各自初校的稿子呈到他的案頭,他得把最近編撰清的史稿整理好,早朝後呈給皇上審定。

借着燈光,紀曉嵐審閱漢代史稿時發現存有明顯錯漏,於是遺憾地對在場的編撰官說,你們也是飽讀詩書之人,怎會出現如此低劣謬誤,有愧于聖上對爾等的信任呀。編撰官們面面相覷,欲言又止。一位平時與紀曉嵐走得較近的編撰官,湊到他耳邊小聲囁咕道,大人勿惱,皇上知識淵博,精于查缺補漏,他老人家樂意御筆添刪呢,之前和坤大人任《二十四史》總編時就這麼叮囑着,你呈上去,皇上挑出謬誤準會高興。紀曉嵐心里一顫,這是何道理呀?轉念一想還是見機行事探個究竟為好。

早朝後,紀曉嵐被通傳到偏殿見駕,聖上(乾隆皇帝)示意他坐定後,便接過宋代史稿審閱起來。紀曉嵐躬腰側眼看着聖上臉上變換的

神情,時而沉吟着點頭,時而搖腦靜笑,果不其然,聖上每發現一處錯漏處,總是興緻勃勃地作了修注,然後總能引經據典把謬誤之處改正過來,每糾正一次便喜形于色,臉溢笑容,猶如解開了一個秘密似的,哈哈大笑。一個時辰過去,紀曉嵐拘謹地應和着,正思量怎樣將其中實情稟報時,只見高公公進來了,小聲說道,皇上,太后那邊有事請您。聖上這才從史稿中抬起頭來,臉上挂着微笑,掃了紀曉嵐一眼,說,紀愛卿辛苦了,回去再整理整理,擇日再商討切磋。說完,起身向殿門外走去。

在回府的路上,紀曉嵐腦海里一直浮現聖上審閱史稿時的情形,正如翰林院的編撰所說,錯漏之處聖上並無責罰之意,而且樂于校正。這不是投其所好嗎?此風不可滋長。次日,在翰林院裡,紀曉嵐向修編《二十四史》的編撰官傳達禁令,不容再存在有意留錯,誰讓聖上受到蒙蔽,那可是欺君之罪。說得編撰官們膽戰心顫,俯首稱是。接下來修編的史稿必經紀曉嵐逐一初審,漸漸地,故意錯漏之處幾近杜絕。

正當紀曉嵐慶幸糾正了翰林院不良行為時,聖上口諭宣他帶上史稿到御書房見駕。

紀曉嵐跟着高公公進去御書房時,發現大學士和坤大人也在那里。聖上卷着腿坐在龍榻上,與旁邊坐在凳子上的和坤聊得正歡。看到紀曉嵐進來,示意他不必拘禮趕快坐下。紀曉嵐拜謝後,謙恭把史稿呈上,只見聖上欣然鋪開史稿,凝神審閱起來,剎時間御書房里除了聖上翻動書頁的聲音,顯得格外安靜。半個時辰過去了,紀曉嵐注意到聖上臉無表情,雙眉緊鎖,不說一句話,好像屏住呼吸,失卻了先前的祥和。坐在旁邊的和坤大人斜着身子,伸長脖子看着,似乎感覺到了什麼,對着紀曉嵐狠狠甩了一眼,從長袖中露出食指中指朝他不斷戳指。這讓紀曉嵐疑慮起來,聖上的神色顯然有點愠怒了,難道史稿出錯了,這不可能啊,他已經校對了不下三遍。這時,聖上沉吟一下抬起頭,舒了口氣,說道,紀大人,文稿你可是動校過了?紀曉嵐趕忙應道,微臣不敢偷閑,認真審閱過了。聖上語氣陡然顯得生硬,既然已經審過,聯就不必再看了。紀曉嵐站起身不知如何應答,和坤看出聖上的心思,說道,這《二十四史》是聖上下詔編修的,最終得由聖上勘正欽定,紀大人再怎么改,末了拍板定稿的還是聖上老人家一錘定音。和坤看了看紀曉嵐,接着說,聖上乃九五之尊,知識淵博,通曉天文地理,博古通今,往後史稿由聖上審定後就不能再改了。

紀曉嵐趕忙下跪,道,聖上的英明舉世共睹,日夜為社稷操勞,微臣只想為皇上分憂,認真檢閱史稿,不敢半點馬虎。說畢只見聖上翹着嘴,點了點頭,笑着道,被你倆這麼一說,朕倒成全才皇帝了,不過這話朕愛聽,下次編撰的《二十四史》初稿先由朕覽閱,最後由紀愛卿審清。

然而,事不湊巧,一場寒流將紀曉嵐擊倒在病榻上,聖上下詔,紀曉嵐患病期間修編《二十四史》史稿由和坤大人統纂。

在翰林院,和坤沉着臉對在場的編撰官說,編撰史稿由聖上審定,遞交初稿要有講究,留錯之處不可太淺顯,也不可太疑難,要半遮半掩,要讓聖上查找得到,這樣既不會露馬脚,又能討聖上偷閑歡心。

待到紀曉嵐大病初愈,拿到修編完稿的《二十四史》,仔細勘校一遍,發現仍有謬誤之處,甚至連聖上的修注也存有低級紕漏。遺憾的是整部《二十四史》史稿已由聖上勘校欽定,下詔印行,不能再改了。

補記:時間到了公元二〇一六年仲夏,在北戴河召開的《二十四史》高端研討會上出現兩股論潮:史學家派說,《二十四史》經過歷代修編,為何仍遺留許多明顯謬誤?學院派資深學究說,為何史學越接近近代,通假字應用越來越頻繁,幾近濫用?

作者簡介:符浩勇,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,中國金融作家協會副主席,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。

曾在《人民文學》、《當代》、《小說界》、《北京文學》、《天涯》等全國九十多省市文學報刊上發表小說散文、詩歌 1600 余篇(首)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四英嶺人家》,小說集《不懂哭你就瞎了》、《飄逝的紫圍巾》、《你獨自怎可溫暖》,詩集《城里沒有故鄉的月亮》,文學評論集《小小說的海島證詞》等 32 部。曾獲海南省青年文學獎、海南省優秀精神產品獎、南海文藝獎(文學類)、國家冰心兒童圖書獎、世界華文微型小說創作獎、第六屆全國小小說“金麻雀”獎和中國金融文學獎等。

